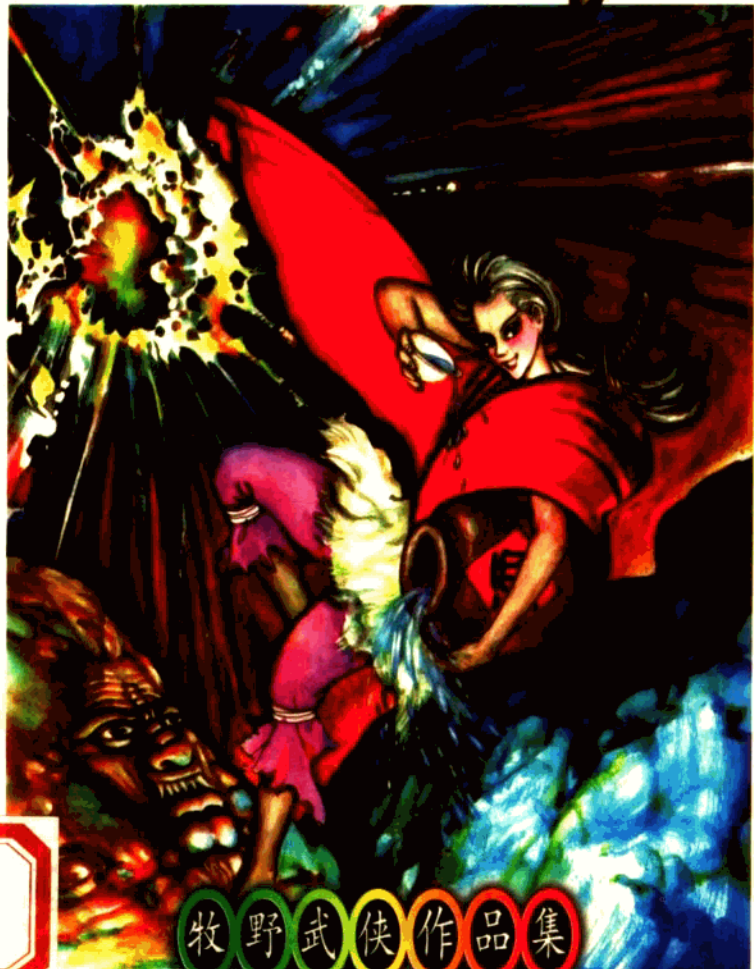


小马哥

傳奇

之三、苗峒追凶



牧野武俠作品集

内容简介

常剥皮远赴苗疆不归，小马寻友往苗峒，卷入了“小晴雅筑”“勾魂山庄”“古家庄”三派势力争夺铜矿的漩涡中，在小晴雅筑、应晓月主仆帮助下，小马查出了杀害常剥皮的真凶，消灭了“古家庄”和“勾魂山庄”，为好友报了仇。

目 录

- 一 苗疆寻友 (1)
- 二 古宅赴会 (24)
- 三 迷雾重重 (46)
- 四 为富不仁 (72)
- 五 勾魂山庄 (95)
- 六 驱虎吞狼 (117)
- 七 余波未平 (140)
- 八 生死一战 (164)

一 苗疆寻友

小马自从再度失去了单小琳，就一个人窝在自己狗窝里喝闷酒。

他哪里也不想去，也不敢去。

因为那一次离开金家庄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把住处告诉梁美美，所以他怕梁美美到处找他，碰上了她又有麻烦，所以他哪里都不去，就连打酒，也是托隔壁的王秃头去买的。

一个人喝闷酒，自然不是滋味。

不过有什么办法，他只想静静心。

这一天中午，他又喝酒，正喝得有六分醉，忽然有人敲门。

他立刻跳了起来，因为能敲他门的，只有两个人，除了邻居王秃子，就是常剥皮。

他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，老常。”

小马很高兴，至少有一个酒伴，他笑道：“门没闩，你不会自己进来吗？”

门开，常剥皮摇摇摆摆地进来了，而且还穿了一件簇新的英雄装，脚上是一双新靴子。

小马上下一打量，笑道：“老常，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撑透，是不是要相亲？”

常剥皮并没有理会他打趣，道：“我是来陪你喝杯酒的。”

小马道：“你早该来陪我喝一杯了，自从金家庄一别，连个影子都不见，我还以为你跟梁美美凑在一起，重色轻友咧！”

常剥皮走到桌边坐下，亲自取杯，倒了一杯酒，道：“少跟我废话，来，干一杯。”

一杯酒仰天一饮而尽。

小马道：“二人的喝酒要慢慢聊，慢慢品，像你这样牛灌水，我刚打的一壶酒，岂不二三下就清洁溜溜？”

常剥皮正色道：“老实说，今日一醉，从此别过，我们又不知道要哪一天，再能相聚了，也可能相聚无期。”

小马大感诧异道：“你要出远门呀？去哪儿？”

常剥皮道：“那个地方在偏南苗夷之区，好像是苗家寨，不过我只能告诉你这些。”

小马沉声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一定极为危险，到底去干什么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常剥皮笑了一笑道：“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常常找些

危险刺激的事情，找我去垫背，但是我不能这样做，我可不愿意你担风险。”

小马一拍桌子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我不是你的朋友。”

常剥皮道：“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我才来通知你一声，别的事，你别再多问，喝酒。”

二人又干了一杯，常剥皮说完这些话后，就此像个闷葫芦，打不出一个屁，把一壶酒喝完，他拍拍屁股走了，小马也拿他没辙儿！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常剥皮自别后，果然年余人影不见。

小马不时想起他，觉得实在不可思议。

常剥皮平常在江湖上一向独来独往，一向黑吃黑，可能他知道了什么秘密，又有什么甜头，所以才去冒险？

他一直担心常剥皮的安全，于是决心去追问这件事，要看看常剥皮究竟碰上了什么事？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常剥皮临走说过是在偏南地区的苗家寨。

小马风尘仆仆，终于找到了这处地方。

那是云南边区。

苗家寨地方很小，是在崇山峻岭的一片向阳山坡上，不过在当地，可算是大市集。

他一打听，原来这地方产铜，远溯西汉初年，邓通受皇帝的托付，就在此经营铜矿。

以云南之铜，铸天下之钱，当时邓通富甲一方，可匹敌朝廷王侯，可是局势一变，皇帝换了人，邓通还是饿死在铜山之畔。

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典故。

小马到了镇上，但见人来人往，个个锦衣朱履，镇上人的富有，不输中原大城。

乖乖，果然这地方有油水，难怪常剥皮会千里跋涉，寻到这里来……

小马心里这样想，老常的鼻子与听觉一向很灵，他能打听到这种财路，并不稀奇。

但这个小镇这么小，要找个人，应该是很容易。

但人生地不熟，从哪里下手去找呢？

小马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线索，外地人，初到这里，自然先找落脚的地方。

外乡人落脚，自然只有客栈。

于是他逛上了街，看看有多少客栈。

苗家寨一共三条街。

小马逛完三条街，才发现只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客栈。

这家客栈的店名也很奇怪，称为狗眼客栈。

他就跑进客栈，店里有个戴着员外帽的老板，正在柜

台上打算盘。

一个肩搭着白布的伙计，站在柜台边，对他进来，好像没有看见一样。

小马跑遍江湖，还没有看见过架子这么大的伙计和老板。

他拍拍柜台道：“我要个房间。”

老板这才停止算盘，抬起头来瞄了一遍；还是没有说话，旁边的伙计却说话了。

他问道：“你没有行李？”

小马道：“没有。”

伙计道：“住几天？”

小马道：“没有一定。”

伙计道：“好，先交二十两银子在柜台上，我带你去看房间。”

小马心想，店名叫狗眼，果然是狗眼看人低。

如果以往的个性，他早已一拳打过去，不过今天初来乍到，人地两生，他只能忍下了这口气，随手掏腰囊，掏出一锭黄金，丢在柜台上，冷冷道：“够不够？不够还有。”

老板立刻改变了神色，笑容满面地道：“够，够，小狗子，找最好的客房给这位大爷住。”

小狗子也笑了，道：“大爷，请跟我来。”

穿过店堂，进入院子，临边一间，的确宽敞明亮。

小狗子笑道：“大爷满意吗？”

小马点点头道：“很好。”

小狗子道：“房钱每天二两三，若要搭伙每天三两，外加小费一成。”

小马一怔道：“这么贵？”

小狗子笑道：“你别忘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这样的价钱已经很低了，换了不是大爷，您身上有银子，我至少还要加五成。”

小马道：“这是不是苗家寨？”

小狗子道：“没错，不过苗家寨还有个地名叫铜山村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有钱，根本不赚小钱。”

小马笑道：“难怪这么现实，但是为什么换了别人还要加价呢？”

小狗子笑道：“做生意要做有钱的人，没有钱的人，没有搞头，赚不到几个钱，所以我们店有个原则，不做穷人，价码一高，没有钱或不肯花钱的人，自然望门却步了。”

小马肚子里的气反而没有了，哈哈笑道：“你说得还有点道理，而且你也看对了人。”

小狗子笑道：“我知道大爷一定是有钱人。”

小马道：“有钱有个屁用，要肯舍得花钱，现在我就要让你赚一票。”

小狗子兴趣似乎来了，忙哈腰道：“大爷，一票是多少？”

小马慢条斯理地又掏出一只金元宝，放在桌上道：“这点够不够？”

小狗子眼珠子发亮，咽着口水，活像一条看到肉骨头的狗，道：“够……够了，大爷要小的做什么事？”

小马道：“不必你做事，我只问几个问题，而且要切实的回答。”

小狮子忙道：“大爷请问，小的一定老老实实回答。”

小马道：“很好，我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——一年多以前有没有一个姓常的客人来住过你这家客栈？”

小狮子苦笑道：“大爷这问题可问倒我了，客栈一年进出那么多客人，叫小的怎么记呀？”

小马道：“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人一张马脸，偏偏生了一副绿豆眼，目光锐利，看人像在剥皮，穿一身簇新的英雄装，像这样的客人，我想不会太多。”

小狮子仔细地听，听完高兴地笑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样一个人。”

小马精神一振道：“他住了多久？”

小狮子道：“才三天。”

小马又问道：“三天以后呢？”

小狮子道：“三天后好像去了荷花坊。”

小马道：“荷花坊是什么地方？”

小狮子笑道：“就是隔条街卖酒的酒铺，不过酒铺的老板娘很风骚，不少人迷上了她。”

小马一哼道：“这样的女人多得很，难道我朋友会迷上她？”

小狮子道：“原来这人是大爷的朋友，我看大爷你也不用找了。”

小马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狗子低声道：“因为你朋友已经死了，找个死人又有什么用？”

小马跳了起来，一把抓住小狗子的衣襟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小狗子吓得脸色发白，道：“大……大爷放手，让我仔细说给你听。”

小马立刻想到自己太冲动，忙松手道：“我听到朋友死了，难免心中难过，你不要见怪。”

小狗子忙道：“小的知道，其实苗家寨这样巴掌大的地方，什么事也瞒不过人，街头一叫，街尾都能听到。”

小马点点头，道：“你拣紧要的说。”

小狗子道：“是，是。你那位朋友不知怎么地竟住进了酒铺，没几天好像那荷花老板娘又介绍给本村的古员外，他又住进了古家庄，但不到十天，听说就死在郊外的七里坡，还是街尾棺材铺刘木匠收的尸，好像现在还停灵在棺材铺里。”

小马点点头道：“这锭银子就是你的了，告诉你老板，我搭伙，三餐给我送进来，无论我在不在，你拽在桌上就是。”

小狗子急忙把金元宝放进了腰袋，道：“是，是，小的一定按照大爷吩咐办。”



荷花坊酒铺里摆的当然是酒。

不过这家酒铺里的酒坛上面都用红条子贴着酒名，而且都以荷花来命名。

什么荷花白、荷花香、荷花红……

尤其老板娘一股小弯腰，穿着绣荷花的裙子，发髻上还别了一朵荷花，果然是满室荷花香，不饮也就醉了。

小马走进荷花坊时，酒铺里已上了五成座，酒铺子不大，上了五成座也不过五个客人而已，但满堂叫荷花，老板娘连连答应，像蝴蝶一般穿堂乱飞。

小马现在知道，老板娘的名字也叫荷花，看她身如蝴蝶，媚眼如丝，这种女人不但会做生意，而且还精于计算。

老常怎么会勾搭她的，她又为什么把老常介绍给古员外，其中环节，一定要好好查个清楚，才能查出老常真正的死因。

他正在盘算用什么方法，让荷花老老实实说出来，荷花已经像蝴蝶一般飞过来了，含笑道：“客官，要什么酒？”

小马独居一桌，道：“要最好的酒。”

荷花笑道：“最好的酒最贵喔！”

小马道：“什么价钱？”

荷花道：“一壶五两银子。”

小马又充阔气了，掏出一只金元宝往桌上一放，道：

“先来十壶。”

荷花媚眼一亮，又吃惊地望着小马。

因为一个人一次要十壶酒的情况并不多。

这位客人倒是阔气，不过有点像冤大头。

这样的银子，不赚白不赚，荷花伸手就拿了金元宝，吃吃笑道：“十壶一起来，桌上也放不下，我一次来三壶怎样？”

小马笑道：“随便你。”

荷花笑盈盈地离开，马上装了三壶酒上来，还亲自为小马斟酒，笑道：“客官好酒量，不过我这荷花白后劲足，可不要喝醉了。”

小马哈哈笑道：“其实我现在就有点醉了。”

荷花一怔道：“你在别的地方喝过酒再来的，但好像没有酒味呀？”

小马道：“我当然没有喝过酒，所以我人没醉，是看了你以后心醉了。”

荷花白了他一眼，笑骂道：“死相，你在吃我豆腐。”

说完飞快地离开。

不过她脸上的表情，半点没有恼怒的意思。

小马于是自顾自喝酒。

这酒的确又醇又香。

他也知道这世上没有五两银子一壶酒的价钱，对方完全在敲他冤大头，不过酒的确是好酒还算值得。

他一个人左一杯，右一杯，慢慢地喝，喝完三壶，已经微醺，荷花又送上三壶，道：“客官，我看你双目布满红

丝，该差不多了，不要逞强，今天喝不完，明天再来喝。”

小马微笑道：“我也不想喝，可是为了等你铺子打烊，也只得慢慢喝。”

荷花一张迷死人的脸，诡谲地笑道：“为什么要等我铺子打烊？”

小马道：“我有几句心里话，想跟你聊聊。”

荷花媚眼如丝，格格娇笑道：“你们男人说话，就像村里的牛叫，怎么都是一个模样？”

小马一怔，道：“别人也是这么说？”

荷花道：“可不是，等我打烊想跟我聊的人，已经排到了街尾，你已经不知道编到第几号哩！”

荷花说完想走。

小马忙接口道：“可是我跟他们就是不一样。”

一听这话，荷花飞出去的身躯，扭动着细腰又飞回来了，斜着媚眼问道：“什么地方不一样？”

小马道：“我只跟你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二锭银子。”

荷花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倒是只赚不亏的生意，小伙子，你老实说，打烊后，你要不要留下来？”

小马也一怔道：“留下来干嘛？”

荷花媚眼神秘地眯着，道：“你们男人想要的事儿，还问我干嘛！反正你们男人脑袋瓜子里想的，我都知道，以前，若不来个三五次酒铺，我是不会跟他聊的，看你小伙子还顺眼，我就破一次例。”

小马心里在想，以前她勾搭常剥皮，是不是也是这副

媚相？

这时其他的客人又在叫荷花了。

荷花对小马霎了霎眼睛，匆匆道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她又像蝴蝶一般飞去邻桌。

小马有点失笑，本来自己想勾引她，现在看来，反而像她在钩自己这条鱼，情况似乎很顺利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邻桌的客人也在咋呼：“荷花，我今夜等你打烊好不好？”

荷花道：“明天吧！今夜我有事。”

那酒客道：“我来了三次，永远是明天，你有多少明天？那小伙子给你金子，我给你宝石。”

荷花吃吃笑道：“大爷，别较劲嘛！只来三次不算多，来过五六次，我一定陪大爷聊聊。”

酒客似乎在发酒疯了，一拍桌子道：“你一直在敷衍我对不对，我跟那个像呆头鹅的小子比，有哪一点比不过他。”

荷花忙陪笑道：“啊呀！大爷，你误会了，没人跟你比呀！你方大爷是古员外面前一等一的红人，谁敢跟你比？”

那酒客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就快快提早打烊，好好陪我喝一杯。”

旁边的同伴这时也跟着起哄。

荷花正不知道怎么应付，身躯突然被人轻轻拉开。

她回头一看，拉她的人竟是小马。

小马对那位方大爷哈哈道：“你争风吃醋，也不必骂我呆头鹅。”

方大爷跟两个同伴呼地站了起来，方大爷冷笑道：“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小马淡淡道：“我不用打听，也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反正这是喝酒的地方，不是骂人的地方。”

方大爷大笑道：“我骂你呆头鹅，已经是好听的词儿，该骂你癞蛤蟆才对，你还想吃天鹅肉，识相的，趁早滚回去，否则我就打烂你的嘴。”

他话没说完，小马的拳头已闪电般的伸出去。

只听到一声惨叫，那位方大爷像纸鸢一般飞了出去，撞翻二张桌子，满脸是血地倒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
两名同伴，一名去扶方大爷，一名厉叱道：“你敢打人，吃我一掌。”

他的掌法刚施出，眼前突然一黑，小马又是一拳，打得他鼻梁破碎，惨叫连连。

其他酒客一见打架纷纷走避，荷花已急得跳脚，急急道：“不要打了……不要打架……”

小马拍拍手道：“不会打了，这三个经不起打，只会穷嚷嚷。”

那三人互相扶着，已急急逃向酒铺外，出了门槛，一人才回头道：“有种你就不要走。”

说完溜得比兔子还快。

这种场面话，小马看多了，也听多了。

他笑了笑，目光一转，其他酒客竟已跑得精光。

荷花一张迷人的脸，此刻像死了姥姥，道：“我要做生

意啊！你怎么竟在这里打架，这样的损失，要谁来赔？”

小马笑道：“我赔。”

他很干脆，又掏出四锭金子往桌子一放，道：“够不够？”

荷花那张愁眉苦脸不见了，顿时换上一张笑脸，够了够了，这样也好，提早打烊，可以好好陪你。”

她去端正了桌椅，接着果然去关上门户，吹熄了店铺里大半灯火。

小马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慢慢地喝着酒，等她收拾完，只见她招招手道：“小伙子，来啊！”

小马老神稳稳地道：“去哪里？”

荷花白了他一眼道：“你真会装瞎作势啊，现在还能去哪里，自然是我到闺房里啊！”

小马笑了笑：“不必了，这里聊也是一样。”

荷花似乎有点意外，道：“你真的只想聊天？”

小马点点头。

荷花走到桌边坐下，一直盯着小马，吃吃笑道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是哪一种男人？”

小马道：“男人还有分别？”

荷花道：“当然有分别，像你，出拳的功夫还算不差，看起来色迷迷地，实际又不色，这种男人，我很少见。”

小马道：“现在你不是看见了吗？”

荷花道：“好，你要聊什么就聊吧！我算免费。”

小马道：“荷花，我叫小马。”

荷花噗哧一笑，挑逗地道：“是死马？还是活马？”